

# 火災救書

吳捷

七日談

(海外篇)

假設——只是假設而已——假設你流年不利，命犯太歲，房屋失火，烈焰冲天。確認人、寵物無恙後，你再次衝入火場。還有什麼，能讓你心心念念、奮不顧身去搶救？

首飾細軟？出生證明？藏在床墊下的私房錢？別傻了。首飾可以再買，證件可以補辦，錢可以再賺再藏，千金散盡還復來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，犯不着搭上一條命去救出來。

所以，救什麼？最近翻完Pamela Paul寫的《My Life with Bob》，以讀書經歷連綴人生片段的自傳，構思挺別致。作者說自己會衝入火場救「鮑勃」。鮑勃是她對中學時代開始寫的讀書筆記本Book of Books (Bob)的愛稱。Anna Quindlen一九九七年出版過一本小書《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》，末尾附一長串書單，瀏覽過去，忽見「我會從火災中救出的十本書」。定睛一看，十本都是歐美文學名著，如《傲慢與偏見》、《莎士比亞戲劇集》等等。此類老牌經典，既非稀世秘籍，也非初版珍本，不但不斷再版，在多數圖書館、書店也都能找到，近年還有了免費電子版，有什麼稀罕？說白了，就是作者偏愛的十本書，犯不着衝進火屋裏搶救。

其實，「火災必救書目」本身，就頗可玩味。因為時代和地域不同，書的形態五花八門，書的普及程度和價格也各異，所以救書之必要性也就大相逕庭了。

兩河流域，人類古老文明的搖籃，書寫媒介是黏土所製的泥板，一部「書」就是若干塊泥板。公元前一千多年，這裏流傳着最早的史詩《吉爾伽美什》。公元前七世紀新亞述王在

尼尼微的圖書館遺址，出土了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手抄本，以楔形文字寫在十二塊泥板上，每板的長、寬、厚略多於成年人的一隻手，重約零點九千克。簡單推算可知，這一抄本總重量約為十千克。能從烈火中扛起重十部這種「書」（幾大袋泥板）飛奔而出的人，必是大力水手一樣的肌肉猛士。

命哉運也，兩河流域早期文明的許多泥板，偏偏正因為被火燒過（失火或兵燹）才倖存至今。據歷史學家Amanda Podany的研究，公元前六一二年，反抗亞述的聯軍攻陷尼尼微，大火燒毀了圖書館中的紙莎草和蠟板文獻，卻將成千上萬塊泥板燒硬了，使之幸免於難，於兩千多年後重見天日，為亞述研究提供了極珍貴的資料。當時，若有人不顧叛軍的刀劍和大火去救泥板書，出生入死，其情可感，也許反而使那些泥板無法流傳後世呢。

竹簡也有相當重量和體積。孔子周遊列國，大概攜帶了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，需要幾輛大車裝載，所謂「汗牛充棟」。秦末「戍卒叫，函谷舉，楚人一炬，可憐焦土。」竹簡笨重且易燃，救出來既費事又危險。西漢路溫舒，少年時買不起竹簡，就將經典抄寫在曬乾的蒲草葉上。明代大儒宋濂家貧，無力購書，只得借來手抄。「天大寒，硯冰堅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」抄完後立即奉還，生怕誤了期限就再難借書。這種費力費時手抄的書，遇火值得搶救。

印刷術普及前，歐洲書籍極少。四世紀之後，文獻多是抄在處理過的動物皮上，十分昂貴，只有貴族和富商才擁有幾本，遇火災肯定無需猶豫，全部要搶救出來。直到十九世紀



◀學生和家長在書店閱讀書籍。  
新華社

初，一本新書還等於一個法國僱農三分之一的月薪，平民誰買得起？十九世紀中葉後，普通民眾讀寫能力大增，同時出版印刷的成本也降低了很多。一些出版社趁機推出平價經典普及本系列，例如美國內戰後印在廉價紙上的The Leisure Hour Library，德國約在同時銷售的Universal Library，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的《岩波文庫》和中國商務印書館《萬有文庫》、《叢書集成》。直到這時——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，也就是最早的文字和書寫出現約五千年後，普通人才終於買得起書了，「火災時應搶救哪些書」才成為多數人會考慮的問題。

真正的經典從來不缺讀者，會一直在人類社會出版、傳誦、評論，也永遠不會被水、火、戰爭、暴虐和無知摧毀或掩埋。我曾在華盛頓州某小鎮的舊書店，花兩美元買到「清倉處理」的一套《石頭記》，竟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商務印書館「國難後第一版」。「國難」指

一九三二年「一·二八事變」，日本飛機轟炸聞北，商務印書館「總務處、印刷所、編譯所、書棧房均被炸毀，附設之涵芬樓、東方圖書館、尚公小學亦遭殃及，盡付焚如，三十五載之經營毀於一旦。」但商務《石頭記》跋文繼續寫道：「迭蒙各界慰問，督望速圖恢復……因將需用較切各書先行複印，其他各書亦將次第出版。」山河破碎，這套《石頭記》歷經艱難時世，依然眉清目秀，泛黃的書頁透出悲傷的倔強。

當年秦始皇焚書，仍有讀書人敢犯車裂之刑，在牆壁夾層間偷藏起幾部，以俟河清。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，英軍圍困巴士拉，圖書館員Alia Baker請求政府轉移圖書館書籍卻被拒，遂在同事、市民暗中協助下，每天下班時把館中書籍偷偷帶出，送至較安全地區。圖書館毀於戰火前，他們轉移出三萬餘冊書籍，後來都送回重建的圖書館裏。Baker的事跡，記載於Mark Stamaty創作的繪本《Alia's Mission》。

所以，一旦火災發生，要救哪幾本書？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。但是，放心，書不會滅絕或被消滅，因為總有人在費力費心抄寫、翻譯、編輯、印刷，總有人敢冒水火刀槍，挺身相救。因為每一代裏，總有那樣一群人，熱愛知識，相信文明，着意傳承，即便面對來自大自然和人間的暴力，即便一度傷心和灰心。

## 倡注重創作過程扎實根基 寇疆暉：最好的作品永遠在遠處

香港「黃永玉」

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

首屆「香港『黃永玉』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」入圍青年藝術家名單日前正式公布。該計劃專家委員會導師、天津美術學院副院長寇疆暉接受《大公報》專訪時表示，年輕人應該認真研讀黃永玉先生的人生經歷，在快速變化、追求即時成功的時代氛圍中，沉下心來，選擇一個領域深耕，在扎實的基礎上逐步邁向新的台階。

大公報記者 李 暢

談及黃永玉的一生，寇疆暉滿是敬意：「一位真正的藝術家，從不滿足於既有成就，而是勇於在原有基礎上不斷蛻變。」他表示，從黃先生的作品中便能深刻體會到這一點。黃先生後期的水墨畫雖留有早期版畫畫風的影子，但並未局限於單一風格或大眾認知層面，而是進入了創作的新境界。

寇疆暉認為，黃永玉的藝術造詣與其堅韌不拔、勇於創新、幽默豁達的性格密不可分。即便到了晚年，黃先生的內心仍保持着天真與「老頑童」的狀態。「這種對藝術的純粹熱愛能夠滋養他的心靈，讓他心無旁騖，充滿氣魄地去探索和突破。無論是在歷史的浪潮中，還是在藝術創作的困境中，黃先生都能勇敢地「破解」難題，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。」

### 創作過程比結果更重要

「版畫是一門充滿獨特魅力的藝術。」在寇疆暉看來，版畫有着對材料製作深度的體驗過程，從版語言轉化到最終畫面形成，包含多個不同環節。這些環節對作者的預設性、程序把握、邏輯形成以及各環節質量把控等方面都有着很強的訓練要

▶ 寇疆暉作品《對話-5》，2019年。



求。他認為，「長時間堅持版畫創作的人，能夠訓練出創作者強大的自我邏輯，以及特別強的自我突破能力，在藝術上表現出果敢。」

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，寇疆暉一直跟學生強調：「最好的作品永遠在遠處。」他解釋說：「作品只是最終呈現的結果，而且這個結果充滿不確定性，會隨着時間不斷變化。」因此他更注重學生在創作過程中的表現。他總是說，作品不完美是正常現象，在版畫創作中存在着諸多偶然性，以版種套色為例，在創作過程中，可能套到最後一版時失敗，導致前功盡棄，學生需要從頭再來，這種經歷是對內心的一種嚴峻考驗。

「這正是藝術創造的最大魅力所在。若一切按部就班，作品的價值與創造性就沒有那麼強。」寇疆暉認為，版畫創作是對人意志培養和訓練的絕佳方式，他一直告訴學生，無論當下對自己的作品多麼滿意，那都只是創作過程中的一個站點，而藝術的終點永遠在遙遠的未來向他們招手。只有懷揣着這種理想和信念，經歷錯誤百出、反覆「折磨」自

己的過程，學生才能在藝術的道路上不斷堅持下去，持續進步，越做越好。

### 藝術學習需要循序漸進

藝術之路從無捷徑。寇疆暉講到，以版畫創作為例，學生在親手繪製草圖、雕刻版畫的過程中，手部動作的精準度、力度控制與眼睛所觀察到的細節之間的協調配合，都在不斷地磨合與提升。「這一過程並非單純為了得到最終的作品結果，更重要的是通過長期的實踐訓練，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，使他們對線條、色彩、構圖等藝術元素有更敏銳的感知和判斷。」

在AI技術日益發展的當下，寇疆暉有些許擔憂。他直言，倘若學生過度依賴AI，迅速獲取創作結果，就會跳過關鍵的訓練過程，這就如同建造高樓大廈，卻省略了堅實的地基鋪設，看似快速便捷，實則根基不穩。長期如此，學生的審美能力無法得到深度培養和提升，藝術素養的積累也會大打折扣。



▲ 寇疆暉作品《逐漸逝去的風景-1》，2018年。



▲ 寇疆暉作品《逐漸逝去的風景-2》，2018年。

這些年，寇疆暉欣喜地見證了中國版畫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強。「如今做版畫的人群日益增多，受眾範圍不斷擴大。」以天津美術學院周邊為例，出現許多版畫工作室和培訓班，普通老百姓能以較低成本接觸和嘗試版畫製作，感受其中樂趣，還有許多小朋友早早參與到版畫創作中來。

天津從來都是中國版畫藝術的重鎮，無論是明清楊柳青木版年畫，還是新中國成立後的塘沽、漢沽、大港版畫，都彰顯着天津在版畫領域的深厚底蘊。寇疆暉作為津門地區藝術界的領軍人物之一，他的作品融會傳統與現代元素，深刻表達對家鄉文化的熱愛和對當代社會的關懷。

寇疆暉講起過去在歐洲留學的經歷表示，國外學習石版畫的經歷對他影響深遠。他當時帶回許多新的材料和技法，為天津美術學院版畫的發展帶來契機。「西方的學習經歷讓我接觸到了全新的材料、創作理念和創作邏輯，這些都對我現在的創作產生了重要作用。」

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## 電影資料館加場放映《過年》

【大公報訊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「畫說人生：《過年》（2024）」放映節目，放映以已故中國著名藝術家黃永玉為題材的紀錄片《過年》（2024）。鑒於觀眾反應熱烈，資料館電影院將於8月17日（星期日）下午二時加場放映，讓更多觀眾有機會欣賞這部彌足珍貴的紀錄片。

黃永玉是中國國寶級畫家和作家，足跡遍布大江南北。他的畫作既擷取西方元素，更別具中國水墨畫的靈動氣韻，在當代藝術界享有崇高地位。導演楊凡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已與黃永玉結緣。在2012年春節除夕前三天，黃永玉在其畫室與

楊凡分享人生中的點點滴滴，涉及時代變遷、人性善惡、創作靈感、友情溫暖，以至生老病死。12年後，楊凡以這些珍貴影片片段組成《過年》。

加場放映映後談，由楊凡擔任講者。加場門票為60元，已於7月18日（星期五）起於城市售票網（www.urbtix.hk）發售。有關節目詳情，請瀏覽資料館網頁（www.filmarchive.gov.hk/tc/web/hkfa/2025/cf-cf-crossing-years/pe-event-2025-ccf-crossing-years.html）或致電2739 2139。放映節目是「中華文化節2025」節目之一。



▲《過年》劇照。

**寇疆暉**  
簡介

寇疆暉，天津美術學院教授，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。現任天津美術學院黨委常委、副院長。曾獲得全國三版展銅獎、天津市美術作品展金獎、第十一屆全國美展優秀獎。

▲ 寇疆暉在天津美術學院創作。


